



序

昔歐陽永叔紀石晉少帝之北轅也其事甚詳蓋原本
于王國公之私史國公名淑字和甫本漢平陽人少隸
戶曹為小吏涉獵經史天福中蘇逢吉為戶部時少帝
居潛淑為侍衛識逢吉後逢吉緣他事怒淑白于少帝
帝將殺之淑覺而北遁濟河入契丹合家被誅淑至契
丹亦為諸司吏開運三年正月德光入京師驅迫少帝
安置黃龍府淑時從行辨移檄因得紀述其起居為書
三卷名幽懿錄蓋以少帝北周幽衛懿也後其書傳入
中原永叔得之以修五代史云余亦有感而作書曰南

燼紀聞者蓋二帝北徙實錄與石晉頗相類嗚呼淑恨
家屬被誅而揚其辱非義也非忠也余豈尤而效之哉
但願斯書南播使宋之子孫目其事動其心臥薪嘗膽
誓滅兇醜雪冤滌恥廓清中原使吾父子復覩漢官威
儀不終淪于左衽也

阜昌丁巳十一月三日冀之黃氏序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即高宗建炎元年至辛亥又改元
紹興

南渡錄大略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三月初三日
金人北去十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二十
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粘罕遣人入城求兩宮幸虜營
議和及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皇
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十
七日車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帝見
太上皇亦到營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累累
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
人女衣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

金國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十八日太上及帝并二
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
十七日至泉鎮四月初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
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朱后死時年二十六歲十
二日至安肅軍聽候六月末移居到雲州紹聖二年鄭
太后崩時年四十七歲二帝移居西均州六年上皇死
年五十四歲是年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偽
齊豫召少帝于源昌州十月十九日少帝到燕京與契
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鴻翼府移帝安養寺紹興十三年
賜帝居於燕京之北紹興十四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

亶并太后亮遂即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于城東玉田
觀紹興二十年徙少帝入城囚于左解院紹興二十二
年春帝崩時年六十歲

南燼紀聞

宋辛棄疾著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
陳於迎春殿至是太常寺備樂迎而鞭碎之此常儀也
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扑之
聲移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勾芒神面有淚痕更白有司
遂更脩補以終其行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
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者太上皇
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
敗河淮兵梁師成棄城而走兵已渡河二十九日兵至

毛桃崗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蹂躪於道間有強壯劫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十餘家二月初一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一日以聶昌為都太守禦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丘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金人退兵北至壤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略曰今南北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地之請未有定議今大兵已駐河北諸郡以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以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於是金兵明言北去其實只在河南未

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宜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濟洛宜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甘辭誘和以俘其主以殄彼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二以恃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國也尚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掠虜乘勢不取必貽後悔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彼議和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函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

郡即日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攻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月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使人入京求和仍索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智謀專喜姑息於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患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兵入城搬運書籍并國子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譜牒初九

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一應朝服儀制取之靡有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饑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攘奪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劊甲士百有餘人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往往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且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

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終使之徒行顧謂帝姬曰我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為定物遂取懷中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人執帝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為金國元帥次澤利為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又野利為大將圍京師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者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於京師選擇十八以下女子出城父

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子往往為金人淫污留而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賀不行禮初九日北國主下令粘罕曰北國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堪可速擇異姓立為主以慰民望况我素居北國南地非我何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朝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詣軍前進奏表

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城持出上金尊號表
有云輔美濟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書云臣姪
南宋皇帝又於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下淚且幸曰
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君道罹禍萬民今幸兩國
和好苟屈己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
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
朝太上皇其使命且去少頃後見太上皇上皇令左右
接書使者云北國一勅請皇帝自受太上皇吁噓不得
已而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
北遼無道殺伐無止朕既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

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誑誤以致禍亂使勞我師
遠至汴京今已掠時帛伐以遂和好叔姪是叙進幣是
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為盟萬載一決
吾無偽言汝其知之天輔十年月日其詞汎濫虛偽皆
甘誘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
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
可罷兵今將到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
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上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和
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
立異姓如天皇故事我元帥諸貴人勸免其事且止陸

下尚不從順其大兵不可已也今大兵再至汴邑不比
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
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
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業已兩國通和要
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
封府尹何臬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鑲鈿等星無遺
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
十三日金人遣使入城持北國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
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面議可否申
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

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
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
為天水公於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
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奉使者曰相國元帥數數請陛下
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
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
福逆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
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人反
覆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
部左統軍郎遊利將甲兵騎七百餘至內門稱有兩國

利害要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利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且不測矣緣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利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竭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釵

鏤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阻阨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可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回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手殺數輩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於小室云元帥寢未起可俟於此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乃揖帝升階左右坐帝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皇帝惟祇

應王福周可成二人而已矣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
詔旨別立賢君者示少帝少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
問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
粘罕復使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朝暮候北
國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
復舉移時少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今吾歸宮矣所議
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
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飲食伶人作樂帝吁
噓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幙風急不能安倚按凭坐左
右勸免帝泣涕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

王同元帥發表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
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觀之其詞曰臣姪南
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
位選別宗中賢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
居止及別擇賢族未敢造次先此奉聞候允日別具申
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
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
頃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
下馬升階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
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

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人曰陛下且宜止此
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
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
天尚未明少憇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
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
下今入虎穴無由出矣陛下若能屈節於紫衣之人庶
幾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
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
却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荅曰臣
姓趙名保安今為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為

粘罕寵嬖故命為親從察伺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
衣何名何官荅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
波今為十七軍統軍位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
選擇后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頃天明
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別俄
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
坐語不可曉帝惟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
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飲四五盃
帝亦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太多左右解
之曰兀移太多安心也蓋兀移者安也太多者心也揖

而退去是月三十四十五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
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
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案牘示粘罕階下
刀斧簇擁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祝也粘罕使
人謂士祝曰今命汝入城說與南朝宰相於見族屬中
選擇一人有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
申奏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語訖揮使
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
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中作二王宮
速置辦言訖揮使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

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
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
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
古聖人也吾安可冀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
樂人是太宋人今日瞧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
入城安撫上皇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
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
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必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
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
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前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炎焚戴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撚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欲另擇賢以為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若以弟康王為

主不失祖宗社稷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帝今許以康王繼位則中興可俟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最多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帝必不肯容於京師惟陛下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前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皇不出城不妨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

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遣人持詔書帝遙遠不復能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露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不得食帝泣涕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即真來救父母押八字於衣領付宰相何臬以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中原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蓋子可為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蓋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椬二条而

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天氣尚寒帝達旦不能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引太上由旁門小路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日夜不絕太上與帝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妃帝姬各為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板阻太上及帝車駕不從出城復為范瓊所殺今更不述諸王暨諸妃事只記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詔曰汝等父子不道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

為奢侈忌公徇私以至結釁外國禍延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問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帝與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不堪而其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飲一食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焰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

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與彼同窗戶中兵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已立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涕泣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臥於木橈幾絕未后為其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令已下來日發行詐病何為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乎安敢有詐為某失孝道使父母至此倘若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吏少和顏色曰此間無藥物或叱左右以沸湯一杯進后飲之疼稍止

因泣曰妾之不幸甚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矣牽馬四匹令太上少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旁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百姓何日得見太平也因奉飯羹二小盂進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約五百餘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父老何以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病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許鹽酥可煎而飲之騎吏恐其滯住促行有一騎吏掌行

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無禮當行路之次朱后下畦間旋溺骨碌都從之且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中乃聞寂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火烹食以啖二帝於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以飼之曰我保護你四箇到燕京是夕鄭后寢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疼骨碌都以手撫其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強強爾強強其無禮若此天明言於少帝曰為我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

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
二后並食於村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烟百里之內僅
有屋一二所未后疾愈甚帝涕泣日夕不止亦不能食
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於此矣其子
女美貌者為人所取何獨眷一朱后不以結識諸曹以
作前程之託吾素非胡人乃大朝人耳亦以妹奉元帥
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
耳我本姓王河州人也汝父子為官家嘗運花石綱役
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怨耶少帝
於是不敢復言但自吁噓而已二十日至封邱鎮早食

山坡之下馬鬣草相踞而飲食皆坐地上無椅桌時雨
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蹲飲
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精並昏旁有井水太上誤墮其中
衣服沾泥骨碌都拯而出之驚失傷鄭后之足朱后手
絞太上之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夜宿館驛中二十
一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渡船有自北來者上立皂幟中
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
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晒
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
兄待汝至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

投屍於河顧謂帝曰為我說此婦人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骨碌都數有無禮侵犯若無告處今將軍殺之足以雪我之恥矣紫衣人曰汝識吾乎吾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并舊騎吏兵二千人劄寨寒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盃飲汝二王其恩當候他日報乃遣二后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

者入館舍或寺中金人皆易飲食二帝為金人所閉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嚴密日中始得菹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窗隙中令人饋以飲食間或又為守者所奪時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三十餘里宿於安國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接驚悸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為監者所詬惶懼不敢言二十三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於二后前持酒無禮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遣人剽掠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常鞭打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使取水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其人於帝前帝驚

駭又顧謂帝曰可安穩到京莫得生事若不是郎主要活底你死不多時矣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安信縣帝及太上太皇后皇后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情旁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劍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盞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有食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吃之方飲酒時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褐淨綠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澤利乘酒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

人性命在吾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欲以所執之鞭擊之朱后不勝涕泣乃持盃作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陪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盃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昔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乃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金闕今日草芥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說禮普速歸泉兮此愁可絕乃舉盃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因力不及反為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舉盃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女不能矣願將

軍殺吾死且不恨回身欲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知縣
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見朝公
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食澤利使人監視
愈甚以至執縛於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
思私之也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至徐村二百餘
里並無人烟澤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報節先至真
定留一半護衛是日申時自北來兵馬三百餘人首領
見澤利下馬作禮言語鄒查不可辨忽其中一旬可辨
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
后又欲投水鄭后扯掖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

連索臂腕用馬夾於馬隊中引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有
旗旆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有五百
餘人皆長槍大棒腰帶弓箭經來衝擊澤利與之合戰
流矢中太上旁一番人太上甚懼其來兵乃河北鄉民
強壯聚集保護鄉村者自辰至申鄉民為澤利打圍稍
稍敗去駐軍大林中有一執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語曰這
四箇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
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
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
聚三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此是

鄉兵強壯者日日舉首望南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
金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
王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面
便來遂將所執鄉民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於野中上
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為雨沾
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於中方
得少息移時雨息水濕遍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
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於馬上食乾糧肉及有
擄掠到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
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遍令朱后就野水洗濯朱后不

能舉手鄭后共分洗之二后亦於水邊自洗身中泥污
衣服是日天氣和暖望林木中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
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次有二騎手持黃文至澤利前
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
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自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是
日不駐行飲食止令馬上吃乾糧肉至晚約行百里宿
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
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皇
族內有柔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着青袍
白袍二帝與后遠視舉聲大哭左右催促急行不及一

語而過移時又如前有軍馬擁着皇族二十餘人在三十餘里外直奔來行不駐足又少頃如前軍馬有一馬軍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累累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護送皇族者二帝二后但痛悼流涕不止日昃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散數隊約千餘人在此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可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又將兵馬前去迎戰至夜半令人回報殺得人兵皆四散得糧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倒死屍堆集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人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可

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氣漸熱無水可飲帝渴甚而莫有敢供者自三月半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人持刃隨從初五日以後不復能記月日盡行廣野大途日以饑渴為念不能記憶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至一鄉村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褐衣前揖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腆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一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戎服執炙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朱后為姆

姆曰前日為馬軍擁迫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縣中諸皇孫凡一十七人皆為諸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北莫知去向矣拜說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富家主者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於庭下以至便溺澆之不能反仄勸酒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美妾吁噓相謂曰吾與汝皆太上皇女孫今日伯伯做官家不好不如我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薄在他家做婢何有出期再三流涕為人所呼入

庭幃而去或日至一州亦不記州名人烟稍異於他州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見者皆是番人買賣者問知是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亦有流涕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金國策立才做官家便呼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去收復也時帝及太上於隔窻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妾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耳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廓皆裂有一女子年二十餘路旁垂首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大軍挈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

帶取奴去后不敢留左右或報澤利澤利視之微笑
曰一塊去遂令左右扶上馬乃行是夕宿於野寨澤利
醉淫其女醜惡之聲二帝共聞不敢開口遇有餘食皆
與女子分食謂朱后曰你不如他或日行及一城不知
是州是縣止有官兵二千餘並無百姓見澤利再拜懷
中出文字示澤利及呼左右去帝后冠幘衣帶如囚狀
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作表達
燕京一兩日到燕京也其文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
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北滅契丹而又南滅宋功
德巍巍與夫請罪免死之意持書者呼左右索紙筆與

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從之書云亡國囚俘趙某
并男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稽首再拜大金輔國佐運
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立民為
國不能上順天命下撫人民聽讒臣之言結怨外國徇
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弔伐之師下土作向明
之行今一家被虜百姓分飛父子二妻聽命機下伏惟
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已滅宋當立異姓而徵賤
之軀尚祈垂念幸與赦文苟延殘喘文成多為刪改假
慢不欲與錄其末句有云愍懷幽厲未如今日之慚湯
武文高曷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及深

夜月明方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
旁列兵刃二十餘人甲士六七十人傳呼曰趙某父子
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下立庭砌須臾見
堂上紫金人衣朝服侍衛甚衆引帝北面再拜有人傳
謂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訖
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一胡人胡服無巾幘立
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
與汝罪伏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畢復引上坐一小室
少頃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
百餘年未嘗絕和一旦為奸臣所誤俱在於此為之奈

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
在此三年尚未了絕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
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
常有真珠一顆月明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
下以絳紗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以
沸湯沃之取其汁洗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
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可降天神香氣焚達數百
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
得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
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

庶家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
百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及有
甲士擁一番囚至者見車咽麵單子被俘至此其人大
罵言語不辨主者乃命以刀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
貌再拜請命恕亦斬之小兒子四人并令敲殺者令引
帝出其門見二后尚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斥
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
有頃二十人往來不止曰郎主召見四太子於江南今
日便令兵前去帝與太上立路旁時有二人皆南朝人
為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謂帝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

即位了也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路
間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近暑二帝及后衣
服垢膩蟻虱不可衣着頭無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
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否左右時時詬責言
語不甚能辨別行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大王
軍至汝可見之路旁有一寺四太子坐胡林於臺上引
二帝二后拜於臺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
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
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連
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又不能

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涼師皇帝慙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服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為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服曰今日是夏至節賜汝酒各一盃令左右於金瓶中斟四盃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國皇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鼙鼓鐘鈺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跣

不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生形為左右監者詬責鞭扑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縛夜臥不相捨二帝及后與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門內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絲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皇帝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傳勅遂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堇

相公也帝亦再拜亭堦答拜中侍立堂上宣勅其文不復載後復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入朝皆中饋青袍二后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如前國主自殿上傳勅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住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隸引帝及后入官府門有牌書燕京元帥甲第至庭中有一褐衣番人坐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隸呈文字於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帝去皂衣更引帝后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入元帥

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二后坐其中並無椅櫬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盃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立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屋鎖閉監視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盃米飯四盃而已相顧不能食朱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詰責少帝語左右汝等可憫念吾國破家亡取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衛諱言犯者過於殺人汝呼憫字已該大罪尚欲索湯水耶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又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良久乃退時

朱后病不能行左右監人背負而趨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以後朱后病益篤初二日午刻死年二十六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將如之何左右白於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去用泰席鞵卷之供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引帝后於前傳宣曰天水郡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鄭母后抱病未愈畧候晚行如何吏怒曰吾北朝不比你南朝今在早行若你守正不至今日

矣到此尚不遵法令此帝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出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無飲食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曰阿計替頗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病漸愈初五日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帝時年二十九歲太上年四十六歲形

容槁黑不復有貴人形相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
酷暑中必死無疑也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
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至鄭后臍腹
間亦無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內故事也行
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
右喝名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
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
計替從外至語帝后相慰安遂引別去自此帝封固室
中如前帝后自春及夏跋涉道途又行泥水間衣服垢
膩且生蟣虱苦楚不可勝言獨有阿計替者自澤利命

之監守至今不離左右復時時為帝洗濯但言不可辨
時至晚曉一二旬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
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
襲視之乃紗帛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拜受使人持
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舊紗褐衣并生
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
惟得粟米漿水各一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將
近二更外有喊聲衆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
知軍人有二一是契丹人一是大金人二人不和其契
丹人欲殺大金人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

謀尚未發偶以醉酒鞭撻一奴奴往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晚方定其火連燒屋宇百餘間殺死七百餘人至燒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為火焚死矣蓋拘執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今奏大金皇帝與你理會帝曰某在室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現有首告人在你不得胡說噤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

食餉帝三人分飲至夜囚繫愈急至六月二十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既已免死令居止安肅軍乃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宜賜死姑置弗究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指遣前去讀訖引帝再拜謝恩帝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過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庭中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

病監人取青野草木板布於地上令二帝臥其上云不為地濕所迫可以無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風雨狼狽萬狀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命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日有綠衣吏來手持鑰匙開門呼二帝及太后出土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叫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以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園復引入一室如前因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飲漿水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

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爛寒不可敵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相為補益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二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人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攜衣數件自牖中遺帝曰與你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斬之於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城

中方定先是監者中有阿計替相從帝已半年矣稍得侍衛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為亂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故曰甚於死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來二十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一番人坐堂上呼曰識吾否曰不識也遂自言曰吾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俯首韋妃亦俯首不敢視良久蓋天大王命左右賜酒二帝及太后曰吾看此婦面蓋

韋妃為彼妻也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去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稍可禦寒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疎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出外縱步但不出府庭門帝視玩有一泥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所遣手持一盒子曰夫人叫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耐心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麩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泥婢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間曰適聞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

康王吾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之母故來相報耳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即吾也遂持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官中皆不禁也他日則不然必置於刑法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器將五器與監者食之三器使人賣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與米合煮之者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乃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為者答曰此地風俗樂善人惟作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賣來此

也帝又問曰此何人家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更後而已胡婦胡女攜手於酒肆中遇人即便暗合而歸官中父母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曰謂今月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宴罷皆赴燕京去也蓋北國法先期十日賜宴近郡即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指引向前送餅食泥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兩三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他監者已覺爭聞

其實阿計替此之曰汝不知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聞是夕二帝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王者名啜雞凡領人從二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三人煞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喫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底緩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帝曰聞知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探知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久二帝聞之太息

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望矣俄有持酒至者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凡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客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詬罵言語不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曰近封天水郡狀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言語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到者

同知兀西喃途乃是遼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
南為劉三相公捉去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
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坐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
於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喃途使吾往燕京下文字須一
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耐寧心吾去燕京一道與
官家探問南京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
前三月初九日忽褐衣一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
聖旨又叫你三人往西汗州聽指揮蓋緣同知奏乞也
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
晚出雲州北行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月日不復

記錄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日其所行地皆
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於帝謂帝曰此長城塞
也或日行五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
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
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服單薄又為時疫所梗不
能行走困臥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催行
帝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附以
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生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騎
兵約三四千首領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曉帝卧草輿
中微開目視之左右隊中有綠衣吏若漢臣者乃下馬

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於皮篋中取出乾糝肉數枚贈帝自是得此食之肢體稍甦綠衣語曰我漢臣也昔事陛下為延安幹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將交戰為西夏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今為雲州總管郎主命臣受炎國節度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因言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曾與大金連戰尚且不死今現在昌州合收管况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盛稱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數人

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日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賡乎少帝乃繼韻曰宸傳百載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琵琶如今在外多蕭索迤邐遶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歌成三人相對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木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烟靄動經六七十絕無人烟但

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而不復入城也時方近夏岸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甚青翠又如此行十餘里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汗州護衛者引入城其地無復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二王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頽敝廊廡欲傾籬落踈虞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餘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止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及太上并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深得阿計替保

護微得知南地消息如今相去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與否還時亦不知能再來此與否言畢有白帝曰阿計替是我阿哥我名查二理當時北皇帝端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三人如何阿哥被雲州同知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來此緣阿哥能寫文字虜至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來此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叫我保護你三人你三人且安心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州往燕京又自燕京至雲州又自雲州到此往復一千餘里不勝艱辛於懷中取出文字令二帝看視其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劉正

彥廢了官家立明霞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矣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帝視之嗚咽不勝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收四川四太子已收兩浙吾國祚可知矣又云苗傳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中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家在京時快活二帝嗟歎曰到此寧可復言彼耶言訖有甲士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在今日矣阿計替出首力白其事帝自憲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頃阿計替持刀入帝所

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於帝所右壁後執一小奴而去付首力者殺之乃攜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心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謂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答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於今日先伏藏一人於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佯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煮熟啖之謂之祈福帝曰若非汝唱言不關你三人事我已驚惶矣太后因驚得病九日方甦或曰首力持人頭者以肉一縷詣帝前曰祈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辭之欲不受阿計替在

旁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
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聞室中
雁聲嘹唳自北而南時監人皆為阿計替揮去壁間適
有弓一張阿計替謂帝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下此
番胡事也手持弓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善乃執
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
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雁宛轉
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亦
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又密
入室語帝曰南朝聞說四太子盡得江南迤邐至洞庭

湖又云金國官家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殺
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時得阿計替集
番婆胡婦洗濯或曰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
顙膝相拄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氈投蓋三人之首
稍獲安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不復再生如僧
尼狀與番奴剃頭相類是日極冷又乏飲食止得雁一
隻於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
十月初一日也二帝曰十月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同
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
吾生於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

皇帝之辱惟晉懷愍石少主與我父子耳或日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鞭春此間便有多少和氣遂將羊乳盃許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勉強飲之或日天晴雪霽阿計替曰今日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雁歸矣空中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先是北地苦寒必掘作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大宋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日午間傳聞北國皇帝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白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吾

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劔宮人有忤己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由是皇后怒忿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手殺肅王女以復后仇鄭后聞知曰肅王女王箱也此女少多奇異今以兵刃之間身死應之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王箱日夜夢青衣童子自天而降手執鐵盤盤內有玉印二紐曰天錫汝女為皇后妃驚寤思曰吾夫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為王妃而女子復為后乎閱數歲戲於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由於宮中

池畔得之亦嘗玩佩不去體金人入城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完顏樹所虜每日欲醉酒淫此女中昏冒絕不前乃以其女進於金主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孛進夏國李氏女為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偶皇后死妃因侍側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嘗以雪水調腦脂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尋於十五年正月初九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皇后止有趙妃當寵其肅王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次金主因向趙妃曰為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皇后福薄以爾為皇后

一日因左右奏趙父子見其在西汗州近者四太子為韓世忠敗於金山幾死舟中而回是南朝之勢漸大欲可得此三人更移入內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在側因曰陛下以臣妾之故倘庇其父子不致凍饑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與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義端務殺戮使吾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

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箇去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護衛六十餘人出西汗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哀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吾敵殺何故只管叫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強行忍耐勿思他事但有我在大王且莫憂以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太后因病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鄭太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於路旁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裸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詈者催促行又經

兩三日始達五國城大約與西汗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契丹囚咀羌西部黑人吐番奚國酋長處城中民有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理入官府中有大庭廊廡皆倒損坍塌護衛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曰有文字在此出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小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前設木柵護衛者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而食之五國城中居七八月大槩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阿計替與弟查二理幸一番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

寒乃掘坑以居二帝因病疫不安護衛者亦死半矣天
輔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以磁碗中貯羊
脂為以草為炷而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
贊祝官家福祿萬壽阿計替曰此間離京幾千里曰三
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
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也日晚老番以乳酪一甌使人
持至時苦雨舍宇崩壞牆壁圯裂有蝎數十枚走出螫
太上之臂病痛移時其餘蝎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曰
庭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
國皇帝生日飲五七十盞皆有食次使人將餘食自隙

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喫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
名食之皆嘔噦至盡問於阿計替乃蜜漬羊腸合馬腸
共成之非囚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日上皇因哭
鄭后一目失明不能睹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
不得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今
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惟
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皆為人之奴婢雖韋
妃為蓋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復何在太上不
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中庭設祭儀若
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

而止少帝於牖中望神祝曰願速死南則中興北則源
遷內地是夜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前庭謂帝曰我實地
方神天王是也上帝命我統攝南北生靈更十年天下
太平矣南北中興與此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白上
皇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此何祥也或日中有貴人坐庭
上與老番相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
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實跡遣我來問
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知的實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
金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為北朝取去想在不檢閱
兼問皇后細合對便見何族屬泣下久之中貴人曰臣

亦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
來時係娘娘私遣路逢蓋天大王韋夫人曰為我起居
二帝及太后餘無所語帝曰太后已死矣中貴人曰今
日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嘗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
上為伯公今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
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日有中貴坐庭
下與老番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金國皇帝與皇后
指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
俄有擔荷二竹蓆囊二喪骨殖皆零落復令人取二木
函殮之乃許令天水公隨葬於淺山之下仍有旨進封

二后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
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出外坐於市中民家且
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
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
去絕不聞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民見二帝衣服
敝亦有少遺贈者

竊憤錄

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壬子或見帝在街衢閒行
內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天城陷日
為虜流移至此見太上皇每每相對泣下又言正月元
夕鼇山風景午門外金盞賜酒相持大哭偶城中主者
年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於是處乃以鞭
鞭太上背少帝亦遭恥辱老叟惶懼亦遭笞擊十餘遂
令左右復引二帝入一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敢
復到街衢或日監者何計替曰今日城主老胡官已死
可再出游不妨縱步人民無敢與帝語者亦無敢復饋

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至人靜處阿計替於懷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曰且喜漸平以淮為界矣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新政年號又曰聞之相殺尚未十分定恐南朝不能復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矣何暇更論此事或日五國城新到同知名瓜歐自北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中引二帝於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北京稍遠可以保護你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乃云記得父是官家弟不知其為何王名號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

拘禁或日有牌使至五國城宣金國皇帝勅旨曰趙氏皇后已廢為庶人賜死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瓜歐夫婦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泣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而去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復拘執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但不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為郎主妻因妬忌殺之又以荆王女生二男一女今已立為皇后因在宮中與金主共奕碁言語犯之金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

外羅院即宮禁間囚所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與后族屬為北京官妻者十人並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氏之死上皇因拘係日急又慮朝夕不測乃絞衣成纒經梁柱間欲自盡少帝覺之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不孝致君父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或知之即以湯來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既困憊雖便溺之往少帝必從之况室中只有容二人鄰近則護衛所止監者阿計替又

時以寬容見勉終不能食日卧室中土几阿計替屢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始初生無枝葉係是暗地中出城北最多天氣晴和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沸湯數次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病必死半沉半浮者病久不愈或日天氣凝沍天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子入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損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卧少帝憂之令監守者求不雲木帝自煎湯有木浮於湯面

如旋林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日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金主賜到布帛等但冬月極寒必居止土坑中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春正月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郎主有疾免宴或云郎主已歸天或云王孫即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有雷電俄頃雪止又日蝕至天地晦暗經夕然後復或日天氣大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金國例祭祀先祖燒紙錢埋肉脯游賞外各在水際我為主者所戒不敢引二帝出外觀之者恐俱得罪也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燬皆盡死者六千餘人護衛人亡失大半阿計替左臂亦糜爛頭髮

亦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太上皇因火勢甚手拆其窓窓折身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願死於火中及至火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並不記拆窓之事是日飲食多無後數日方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來知此處有火起故來救援斫採林木營造屋室修葺如故復立官宇再作帝居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火焚亦疾二指不可屈伸或日天大風晝暝不見人物天雨稗子如豈地深數尺不知何來亦有磨而作食者大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因知造物乘除自有成理不可以常情測也或日阿

計替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矣何時復還北京得見父母今天漸寒衣服又無大火之後為之奈何聞有新差同知乃一壯胡人到官坐於庭上引二帝至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趙某父子今已七八年矣前日大火莫是有人生事如此嚙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計替叫呼不已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佯大罵或日新差至者命設酒肉坐於庭上若宴飲狀酒半有一奴自外突入手持一刀徑升庭殺新至斷其首呼衆曰我有父曰遂因碎小過為他所殺有母又為所私我又日受他鞭笞不能堪

其苦其母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又有二十餘人自外入執其母并其奴斷首而去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北京五千餘里遠來至此遭毒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平人是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乘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祝曰死且不怨但免兵為幸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安敢回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西明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中謂帝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衆人皆死矣是日阿計替之子并其婦並為人所殺不知是何

人蓋乘其亂也阿計替先以其婦殺其弟故其婦又為人所殺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共將羊尾衆緝絰命胡婦織成服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聞高聲大呼必震驚失措以為人將害己阿計替時以不雲朮煎湯上供然亦時時親來視帝是歲終亦如當年掘土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具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己過例有酒肉數日間有虜人數輩盡白衣以布纏頭且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矣命左右及市民并二帝並以白布纏頭且云二月十八日歸天立太子完顏

亶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汝亦得少緩或日傳金主已薨訖新天子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江南取地界去先皇謚曰至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岐王到來請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外望之堂堂然有人立庭前曰此完顏亮也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面責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盡取江南地卻來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牽去牢固防護或日有衆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泣謂少帝曰不見天日已八年矣視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歸中原汝值壯年

可勉強以祖宗基業為念雪父母之讐汝與九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訖二帝並泣下不止自此上皇又耳聾行步不前終日伏土塌而已或日雪深數尺有天使乘馬過五國城宣言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皇帝為君南朝人已為大兵驅迫入海矣帝泣下移時不止相謂曰祖宗二百年基業滅於吾父子之手為萬世笑踵跡懷慙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由京中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收復南朝康王在燕京獄中吾等百姓皆是說南朝事者計會將合誅遇

皇帝誕日赦罪流於此地時有到官府中帝所居室前貨餅者言皆如此二帝謂曰前聞改紹興私自意曰非吉兆蓋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宣言北國皇帝新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命曰趙某父子更移他往均州卻令二帝入均州即日發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阿計替曰從均州又二百里路極艱惡然有人民千餘乃故契丹之福州緣金國破契丹日本州人不歸順舉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世隨行三十

餘人皆有斥責語但不甚明曉耳鬼火縱橫終無止宿處皆坐於地至天曉又行有齋乾糧者於路旁坎中取水啗之良久衆皆喉痛不能發言蓋為其水所傷移時方退喉舌方開二帝是日愈緩行至晚又如前宿於林中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吾曾往均州此非正路乃僻惡小徑耳遂復倒行上皇不能徒行少帝時負之又三里許方及正路乃入一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廣闊然其地皆是浮沙每舉步足必如行泥淖中沒至踝常不見足面時衆人

皆失鞋履帝及太上為瓦礫所傷血流趾間苦楚不能行步坐於小坡石上日已晡矣方上早食迨至所徑行一二十里路中逢三五人時有老番奴在路上遇心疾而死遂臥於沙水中衆人以手擁沙泥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恍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皆嗽又皆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皆飛鳴於地如爭食穀粒狀視之乃就食一蛇已為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歧體皆青碧色無鱗甲頃刻啗啄無復少留矣其雉飛鳴更相鬪擲或至死地移時猶存大雄雉出衆餘死於地者十七八隻忽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歲手持

一刀與大雄雉高下飛逐執之斷其首飲其血逡巡皆分裂肚腹而手所執之刀不落俄頃其人忽自地升空杳杳而去左右皆驚愕不知其為何故也初虜人見蛇雉聞鳥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舉取雉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其一人曰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也不知其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瑩好如瑪瑙其井相傳深百丈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汎溢以土石投其中則聲如牛吼其水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滅日廟皆綵繪屋宇甚壯麗其毀拆已十年矣我在幼

時見說此像乃唐朝顏利可汗自長安攜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取井中水其水清澈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水可掬金國福無盡二帝視神祝曰金國之滅井水可卜傳聞九哥已遭執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卜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言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以此祝漫求之耳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據其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上皇謂少帝曰吾父子倘有歸期可一卜少帝欲再卜

之從者促行不果而去或日行至一城甚荒索間有屋
宇市肆及官府阿計替問隨行人曰汝衆人中有五國
城中人否有即可前行時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見二
三小兒立於庭上皆衣毳衣執弓矢皆擊搏笑語見二
帝與衆人循柱攀梁忽爾不見俄有胡官坐庭上引見
二帝言語皆不可曉少頃帝出巡行街衢似有疎放之
意飲食亦有可意者是時日夕陰曠未嘗和煦歷數日
住在城中聽其居民言語皆不可曉其稱呼惟有三人
是五國城中隨二帝及衆人至此地者常以彼處人言
語為之釋或日衆人及帝在市井間見百姓十數人皆

彼土人擊鼓揚兵伏旗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
斷其首以縛於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於牛
項之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
鼓拔刀劍互相鬪武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
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為貢者皆跪膝胡拜言
尤不可辨少頃就牛背上取男女於地上復碎其肉列
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
間作聲如雷有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
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迫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
而飲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

不食徑趨於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少帝答拜之上皇不見少帝乃語之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興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雷聲遂不復見彼人皆向帝作言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祝此神數世於此未嘗有此歸伏之禮有如此之敬帝必天神也遂以其血并肉作食衆啖之而去帝問阿計替何神云胡中妖神每歲兩祭率用人牛每喜則風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齧肉吸其血而止今拜於帝前可知大王自有無窮前途也或日有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產稻米也視之堅硬如麥飯內

有雙仁嚼破食之數日亦幾腹痛瀉泄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行步執物其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蘆葦高有七八尺暑甚時結穗每穗約有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彼處人呼曰沒加又有茶朥草樹高三尺葉如南練花而紫色皆有白點黃花開四出其大如手碧色有八出者其結實大如拳熟便可食其甘如蜜彼人呼曰茶朥子又有野患草生布盈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為茹至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沒加及茶朥野患三種其水涼如南方之油冬間大雪尤自瀰漫廣野

經旬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跽伏居止布沒加諸苗草於其中自然溫暖其他異於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大約皆淫慝事也二帝凡在均州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取茶朶子啖即愈少帝使人求之去皮令上皇啖之云苦吐出不及下咽而喉間已成瘡疾布滿矣又為從行人移至濕地泥淖中居止因此大困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正月旦彼此相賀但以手交腋歌舞笑語而止元宵亦有燈以坑水漬沒加茶朶子等以苗莖為炷而燃之是日其俗令男女合婚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為偶合之式會於城北

大擇日從民便自配之仍於其地即便交加事畢男負女而歸或日梅尋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搏至其人約十餘皆毳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其人市易罷殺牛馬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食牛皮者如啖藕蔗復以物兩篋送官而去或日少帝自土坑中顧視太上皇則僵踞死矣少帝哽咽不勝大慟阿計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問鄉俗則云此間無瘞地死者必以火焚屍及半燼以杖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護人隨即白官府引彼土人五七人徑入土坑中以木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

坑之前架屍於旁用茶朮油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之以木貫其屍曳行棄坑中其屍直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已而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拽搶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爭力挽之少帝究其月日則天眷三年三月初六即宋紹興六年也上皇崩時年五十四初上皇遺言欲歸葬內地郎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痛尚何請耶請而不允奈何遂服斬練朝夕哭為文以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

窖攀龍髯而莫上淚洒冰天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疏曰千年厭世忽駕乘雲之仙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托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望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為墮淚爭相傳誦俗重忠孝不以為罪先是上皇屍投坑中事畢阿計替與衆人促行甚速或日有牌使至州引帝至庭下乃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

往源昌州聽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
為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地去北京
稍遠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
起發自均州從西南去隨行人比來時又死及半止有
十三人內有死亦皆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阿計替并
衆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裾破敝隨行
人及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悉平坦易行非昔日往來
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旁開花野草頗堪寓目皆青
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至一河水不
甚深衆人遂於下流淺水中涉水時帝及人從皆洗足

阿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聞人言此去北京
為正路惟大王勉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
身伶仃孤苦獨在不死何為倘北國皇帝恩造早賜誅
戮亦猶生耳自東京至此跋涉六千里路矣如此勞苦
生不如死也阿計替曰幸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真不
免一死矣帝曰所苦者上皇崩非其地投棄坑中不幸
之大阿計替曰勿思可也其路間亦時有人來往皆胡
人也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竟天帝曰我見
此塵埃精神已折喪在雲州五國城兩三次驚惶不已
左右曰此北國同知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四月天高

日明狐兔縱逸皆出坡下觸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或取之以刀刮石取火以草焚之用狐腸胃炙而食之從此又行五六日始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邑甚壯其同知乃是阿骨打從兄孫名赤黎喝阿計替引帝至庭下見之少帝視其人紫袖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人面顏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為俊麗謂帝曰汝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故推恩移汝至此無苦煩惱命左右曰以盃酒饈肉賜帝與衆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喝召帝至前詰問曰汝年若干而頭白如是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外

安得而不頭白乎時帝髭纔長數寸赤黎喝云吾北國皇帝太祖在日與契丹不足虜併之取其地故銳意欲滅之耳豈敢望宋南朝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妄與吾家自結邊釁邪奸鬪喋以至於此而國不可解矣今皇帝是姪孫此間有兵萬餘鎮守此地汝但安心令引帝出居一小室其中有林檎其日夕所食雖粗糲卻與前不同乃與阿計替同宿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恐別有南遷之理時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而止

竊憤續錄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為宋高宗紹興七年也十一月一日戊戌金人廢偽齊劉豫為河南道行臺傳送燕京囚於相王寺仍殺其子劉璘劉珏於相郡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西行二日抵鹿州三日抵鹿水舟渡而南七日抵壽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經行路皆榛荆大路頗平易好行每州各有同知如州縣俱有軍民市井所至州郡間有遺帝衣服有饋送帝飲食隨行護衛一十七人自源昌州南行六十里是晚宿於野林中飲食亦微有乾糧等物是夕有大月出自天東陰晦中雖

有光而不能照阿計替曰今日月盡那得有月俄大月
之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亘天數十丈其聲如雷
是月乃郎主殺陳鄭二王之應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
平地數尺有野鳥數百爭飛雪中如雀鷓狀視其地有
死狸兩頭在雪中良久羣鳥食狸之肉盡皮毛無餘其
羣鳥伏地皆化為鼠皮毛紛落走入雪中土內皆不見
變未全者尚餘鼠首鳥翼宛轉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
此土有此物遇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為鼠能穴地數十
丈而去或日行次見帝足間出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
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於帝足間刮去一片

如錢大曰若不如是良久必潰此足緣此沙中有蟲入
肉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府
來往北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嘗駐一鎗於地謂能出者
以兄往之盡數百人莫能出其入但以兩指指出之衆伏
其勇問其名則曰阿祝務里也又能夜入他軍見物如
白日由是殺人人莫敢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旁林中
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至鹿水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
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涸呼舟而渡濶約五
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色人或採而食之岸邊生草
如蒲色黑如漆其草甚柔勦岸邊人緝以為布如南方

木棉布相似其水中亦有魚如鱮魚碧色有二足能鳴如雞聲捕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生啖如南方食鱸云或日次壽州見同知乃是真定府人大觀中為軍於安慶因犯法避罪北入契丹以財上金主故得至此見帝亦慰勞自云大觀中北走至今幾二十年矣亦頗有酒肉少許阿計替與之言語甚愜和是晚宿於壽州之官舍左廡下夜及半聞室中有歌聲帝謂阿計替曰此間亦有人會歌唱柳耆卿詞雖腔調不成亦何由至此洎明日同阿計替詢問其誰且曰姓斛律名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主皇帝所賜婢

妾問之乃東京柏王宮相王女金主賜之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罷亦語吾曰前面宿的官人好似我家叔我答云便是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亦泣下左右促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像俱無惟石刻二胡婦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間然是夕有微月暗中有鬼火縱橫百十為羣分而復合或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道襍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皆不甚大而白者猶多角如羊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至此地守候良久問之則云此地有神明事之最靈每遇有貴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日報

之夢中來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我等備酒物出獻昨夜夢神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東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三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祇候有酒肉來獻阿計替并受之帝謂曰汝神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三十餘人聲衆人訝之既至前視其神亦石刻也乃一婦人狀手執劍則鐵為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既出又聞如三十人唱喏聲問其民曰有名乎曰無有也但稱將軍而已每夢所見亦婦人執劍披甲而來或傳曰乃契丹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因出

往征伐從天皇征韃靼沒於此天皇因為立祠流傳至今不絕帝及衆人贊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為何意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曰不知也阿計替曰幼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神名字今呼為天羅王神必知大王之身乃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數難逃帝笑而行或曰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間火烟並起及聞鐘聲此必寺宇也乃起入其寺有二金剛鑄石為之並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胡僧出迎遂登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盃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荅趙某自均州源昌州而

來要往北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為北國所執
今往北京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
一巡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
思茶難得北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村寺中反有
茶極美飲其茶味體如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為之
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
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
後求之則一空舍惟竹堂後有一小室中有石刻一胡
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衆共嗟歎阿計替
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必矣敢先為賀大王之自北徙南

回蓋有四祥是前途不可言否塞也帝曰何謂四祥阿
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
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吾有前途
則汝等乃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遂出寺而行或曰
至一村落中有民三百餘戶乃契丹天皇王之陵昔在
道宗置守陵人於此由是成邑帝至於彼望林中草木
茂盛樹翳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皆草木
榮茂之時也前有石羊後視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
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冢墓去年差人到此開掘取去金
玉珍珠寶物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長江水中帝聞之

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寢半在於此半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泣下曰吾父之墮坑沉水與天皇之落水一同吾母埋路旁吾妻又卷以竹蓆何異犬豕之死吾之身又未審如何若死未必不若此設也或日行次見一屋宇如天皇王相似云是道宗陵遙望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並取之紫衣人特遙遠不知為物其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並不知為何物也立既久見皂衣吏二人以一竹器持骨殖云將石棺中骨棄於道邊碎而去之帝見之謂必道宗也因知水中之天皇言不誣矣乃泣下

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里餘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人民相顧而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間故前後不復再書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旁亦有木高丈餘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出有實亦相對大如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莫利列者取而食之方入口嚼齒並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終日不止且終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替問其民云此名緣益子能碎骨如泥彼中橐駝初生時以潤其蹄則千里可行不然則不可行剛利如錐舉而刺之則如刀鋸之利除此

及作骨用外無用也或日行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
王昭君青冢也有冢墓在焉碑石斷缺不可觀惟有題
額皆八分書亦不可辨識帝息於木下盛暑中隨行人
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
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
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女及二小兒皆死矣俄有
數丈夫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
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識云章惇後三
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
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緣雨具不

及備也是晚宿民舍問問民曰此去京中若干路曰尚
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耘州北斯縣也或日行次一
州郡詢其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居民
繁夥市井貨易類北京阿計替引帝入城見同知訖乃
入於驛舍安泊亦給酒食甚豐厚時七月七日也其城
中父母皆盛衣服攜小兒遊玩市井中帝不欲止驛舍
乃復入一小室中室中亦有牀褥几櫬帳幙之屬帝見
稽首曰今在天上矣時驛舍中官作酒肆令百姓游賞
飲宴作樂賓客四合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攜數女子
皆俊目艷質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笛或謳歌或舞或

笑在席持盃勸酒有得食者有得錢者其錢食皆歸之
婦手稍不及者胡婦以杖擊之少帝與阿計替曰此間
婦女何為如此阿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
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又胡婦何為者蓋其主
也俄頃同知遣皂衣吏持酒至帝室中謂帝曰官給酒
食汝等就此食之既設席飲酒胡婦不知其為帝也亦
遣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
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女子回顧胡婦
稍遠乃曰吾相王宮魏王孫女也先曾嫁與欽慈皇后
姪孫京城陷為賊所虜賣與人家為婢遭主母詬撻復

以我賣與此婦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必遭胡婦箠
楚罵詈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也是虜到此
也帝但泣下不言亦不及遣以酒食而去或日經行數
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次日至一州問左右曰
易州也大率皆若中州而繁華不及順州同知亦呼帝
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則驛中也城中有兵約萬餘
有中貴至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錫錢所飲食亦有麥飯
穀粟是夕地震至曉不止民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牛
馬夜鳴又大風雨黎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碎棋
子或日行至一鎮邑云平水鎮去京中則二十餘里阿

計替曰來日至京中矣是晚宿山寺中並是房戶僧舍也帝與衆人同屋共卧聞鄰舍僧語云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况他前身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令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在數千里外矣一僧云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體隔碍不及而止又一僧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曰已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施行又問少帝此行如何至此少帝拱聽之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

親識也當日亦有可書以其非所錄之本意故刪之將至雞唱寂無所聞時室中唯阿計替不寢聽之甚審相約來日共究此事洎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者遶寺呼人無一僧一童門外之居民則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六十四卦及馬足之句阿計替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之云則宜戒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京時天眷五年十月初九也在金則天眷在宋則紹興戊午年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京中汝可與他先見元帥阿

計替唯唯時民皆聚觀或泣下凡行數十街始及元帥府沿路問勞者不計其數阿計替引至庭下見粘罕帝不覺屈膝拜之粘罕遂以身答禮乃止之曰無慰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曰途間跋涉大勞苦否阿計替亦唯唯又曰汝果為不負幹離不也今日往返一回六七千里路矣遂將左右將他趙某去賜酒肉畢令阿計替會閃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令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宿言訖引帝出阿計替自此始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京者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有差是時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

府計會朝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在其中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少帝曰趙公汝自何來荅曰自源昌州來宛轉六千餘里父母妻子皆死苦何如之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在京相別今得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地升天不若是矣左右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沐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廡校椅上二人相

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與趙某免朝見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府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居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密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帝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出居安養一僧舍其私語幸不根究時阿計替復在彼中監守帝居一小室有時或與僧人閑話一日阿計

替屏去監守者密告於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見在饒風關大戰得關西四五路卻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半州郡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於京今日見人說高麗兵侵界郎主令僉兵刷馬前去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以河為界復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纈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監者語不得令帝出室門自此逾秋至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北京居止及天眷七年四月己及二年雖只

在寺中拘監而少帝容貌稍稍復常時乃宋紹興十年也或日有車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并韋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於壁隙中遙見韋妃同一長官潛行從旁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為阿母於是帝知韋妃已為蓋天大王之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大泣下其二人歷觀寺中移時聞寂云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三四年節朔與常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至者必大官也民人罕得至者帝乘間問阿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頗與中

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為僧宣和中因事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蓋天大王將吾住持此寺今年五十餘僧云亦時至韋夫人宅夫人密地亦問大王動靜帝曰前日所抱小兒何人也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同屏去監者傳韋夫人語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以黃河為界八哥亦恐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朱鄭二后死及太上皇升遐亦俱淚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作佛事追薦望大王更寬心歸期不遠我決無歸去之理緣共蓋天大王有子矣自後更不聞韋夫人之耗

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為元帥府召去更增監者二人共為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一日因監者皆去請糧食潛於隔窗呼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江南矣南朝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天使往來今已行七日矣帝曰教他母子團圓吾死亦無憾雖在此閉門若比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寺僧去甚速良久監者至問僧所言何事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亥金國主乃令帝出寺於京中北賜宅以居之雖云賜宅而其實使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得一胡婦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所有水火則日夕隔門取給

於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紉一一皆取給於外且云得月錢一千為監人所得供具所需之外皆監人受之也其室中牀褥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遞到絮三斤舊衣五件云宮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遇夜悲嘯不止少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帝於室中窗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帝所居必少憩而後去馬前有一卒面如相識者但不能記為何人也自此人過其門而與相熟監人語及宅官人其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與監人共語於外帝私立於門內之小扇聽之卒

曰何官人監者應曰此乃南方趙某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一人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帝於門內忽憶之此必吾兒諶也初在京日不曾相隨故流落至此雖吾之少幸此子亦知我之存何辜至此自後其卒不復至門有紫衣屢憩室前帝伺之並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憩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撤太尉之子每於城外澤中射箭故因來憩此是歲因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於盛暑中亦少賜輕絹數文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京中失火凡旬日相繼不息北京為之一空隨火起燒死者千有餘人郎主大

怒勅兵出城北門避之於寶蓋寺此帝之所居止去數十步一日帝立於庭砌間見金主在寺中閣上儀衛甚衆帝急避之是晚城中人來往殊甚未幾郎主入城凡誅滅遺火不救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連延燒屋宇半日而止是歲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亦病而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於是月給米薪不復入其門有再遣至胡婦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諧謂帝常出怨言凡指二十餘事於是官司命徙帝於城東玉田觀凡月給薪米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令監者四人半壯半老主出入飲食所需大槩

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衣服亦有賜矣天眷十四年時
金國王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又殺害諸王岐
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也於金主為兄其妻在宮中
亦為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並皆淫之由是上下生怨
有畔之之意矣及天眷十五年金主又殺淄王洙王十
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弟順國將軍駕車虜盛服及內
侍鐵立深祖并典國如三人而已天眷十六年因郎主
失政帝所居觀中飲食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乏衣
服破敝無復接續是歲岐王亮殺金主亶而自立改天
眷為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夜既集又令監人添

至十八人牢固監守貞元二年亮移帝入城中左解院
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頓惡其解院即京中元帥府
之外獄也帝由是知亮有害之之意矣貞元三年金主
完顏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
延禧之姑為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毋事兵
甲南伐况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况汝行殺逆
以得天下而又無道以治之殺戮已甚安保一室之外
無一岐王乎亮叱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
其母曰吾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
囚之大臣無敢入諫遂尋以鴆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

之妹告於兄平王孚孚因事諫之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解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雖足不如寺觀中時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解院錮之甚密先時金主有二長子長曰伏次曰續領兵於右閣關凡領兵內圖外伐數年不克用嬖人護師奴使詐作牌使以母意盡殺其子亮大悅賞金一萬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訓練益急簽刷愈煩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遺書於南朝丞相秦檜卒及張俊韓世忠諸名將皆薨亮又酣飲無復內外意左右顧盼然雖有萌心恐其威不敢發少帝亦在右解院拘執如囚一般矣正隆元年七月

一日金主改元於宋為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二十有四帝久在於右解院拘囚又坐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敗夏人兵至靈州盡復前後所侵故地先二年夏人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郭相公破之即有雲奴也至是夏主李景先大恐納款仍奉歲幣金玉以和金主不從再遣將攻戰遂俘夏主弟李守光夏主因詣軍前納款乃從和是歲少帝猶在右解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海濱侯延禧并天水侯趙某皆騎馬令習擊鞠時少帝手足顛掉不能擊鞠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

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及天水侯各領一隊
兵馬為擊鞠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
既合擊鞠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者褐衣
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下帝顧視之失色墮馬
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屍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
衣皆亮先示以意也帝是歲六十終馬足之禍也酒酣
亮與左右言曰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切惟恥之今
四忌已滅無復外憂吾當南征而登南岳矣是歲亮令
刷兵馬過河而欲犯錢塘矣

阿計替傳

阜昌七年春阿計替以其所書上皇少帝鄭后朱后生
死事屬余曰秘密之蓋余與阿計替姻婭也阿計替本
河北棣州人靖康中因賊將攻城守城尹王若恩投降
時我為府中介吏來日賊將鐵立熾憾入城王若恩與
相見拜跪坐廳上鐵立熾憾曰此人貌似吾兄吾當重
之乃以卮酒賜我曰飲之乃呼我從行至是月餘河北
征伐命我常常隨之一日熾憾詣幹離不帳請見議事
亦將我偕行時我已將番服裝束幹離不一見呼我曰
阿計替何尚在我但唯唯熾憾曰非真阿計替也乃此

人貌似耳因問我則云是家人也且使人訓我以番語謂熾憾曰但呼作阿計替待我照管他一日幹離不與熾憾飲次且曰阿計替休去他帳中自此只在幹離不帳中手執刀劍或弓矢幹離不惜我之謹慎嘗語以密事靖康二年我已在幹離不帳下手執弓矢隨幹離不圍京城之安上載樓門親見幹離不帳下將鐵立斯可紅敗郭京以刀斫落京左臂遂墮地為可紅殺之時可紅縱兵薄城下高舉皂旗指揮人淚濺以石投牆時安上門之西有金國兵將糜斯赤者領一軍名曰赤伏軍運皂旗於洞子上偶為城上軍人所得遂殺之奪其皂

旗手持呼於城上曰殺了番人也他處望見皂旗登城遂爭相奔潰金人因見城上軍潰乃上城東京之陷出於談笑之間次日幹離不入城居端相寺命阿計替打擄財物得千許女子十四人而內城高閉尚未開然金人已將子城駐軍矣又明日子城開幹離不入城居阿育王寺法堂上坐惟是粘罕使人計會打擄取索金寶婦女一日幹離不在法堂上時有執女子三人至曰獻與大王時幹離不屬北部先曾作馬者王故呼為大王也阿計替在旁視其女皆姿色顫汗而不言問其實曰百王宮荆王女也長曰檀檀次曰修奴幼曰瓔珞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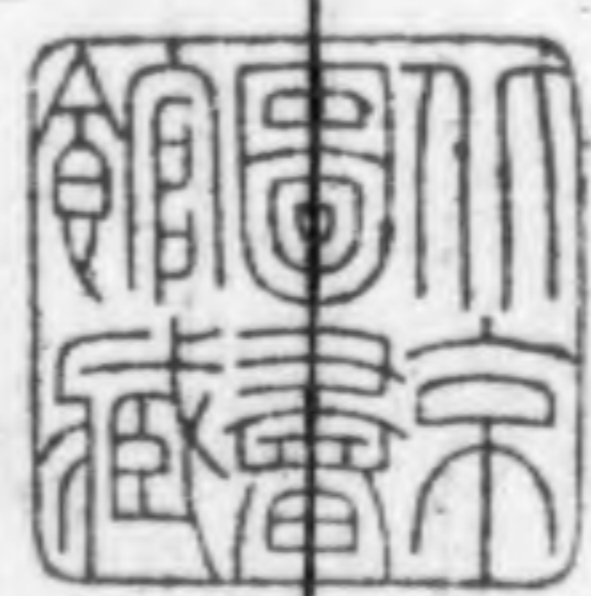
胡人到荆王府取金寶將父母敲殺留吾三人在此惟
流涕不語幹離不呼其子尚敷皂曰與你三人奴婢遂
引三女去是夕則聞尚敷皂俱淫焉自此日日有挾美
女子到者幹離不曰若是百姓女子即分與左右親屬
若是皇族中女子即賜與尚敷皂幹離不六十餘性猶
酷毒莫敢逆其意尚敷皂有弟陸篤詵尚幼見女子必
就幹離不求之幹離不不與又於尚敷皂求得之一日
伺尚敷皂大醉使人殺之盡將美女子有絕色者自東
京出奔外氏粘罕之長子幹離不自此之後不令人擄
掠女子所服事者二人皆美色亦逐之後入城反為他

軍所得尚敷皂所遺下猶有二十餘人幹離不悉令分
與左右親從阿計替所得一婦人究其本末云是東京
珠子舖王員外女子十九歲嫁與質舖周家為媳婦番
人入城殺戮滿家被番人將我來獻元帥遂與尚敷皂
其人能飲酒五斗餘啗肉五六十鱗每醉必御婦人自
夜至晚未嘗少輟婦人不勝其苦既而為其弟所殺羣
婦人皆喜有緣奴有一妹同在尚敷皂閣中後為陸篤
詵劫持去矣其後三月間車駕出城幹離不呼阿計替
曰我昨日已與元帥說及了叫你去隨南朝官家前往
燕京次日幹離不引阿計替見粘罕面如赤棗色大耳

蝦身目中有赤光顧視成人呼阿計替曰你是南州鐵
立熾憾之兄乎曰然粘罕曰今叫汝押送趙某父子并
他二妻往燕京在路小心因遣人令趁千戶同去至中
途見騎兵護二帝者乃同迤邐至燕京及移安肅軍雲
州五國城及西汗州又自源昌州等處往來萬有餘里
後少帝又自源昌州而徙至燕京又復三四年遂再四
語余曰我隨二帝二后跋涉萬有餘里若非我保護死
亦早矣曰我本大宋人感他南朝恩德者在路所在不
拘執惟是溫言撫恤及戒約左右護衛而已余到冀州
乃持前州府所過事跡以語余曰萬一此文逮江南使

中原可復腥羶可除而欲求其實當以此進余念阿計
替之納忠故直言其事於前又見其本末於後如此不
暇飾之以文詞而覽者幸無笑其拙其間倘有忠義之
人能流傳以至南方亦可顯阿計替之忠也今因朝廷
議以河為界有張氏者欲南歸余乃書其本末以與之
令持以南渡其遺藁殘文已悉焚之不存其跡矣阿計
替本姓朱氏名得成棣州人今見為滑州宣德使云

同治癸酉正月下浣假武林潘氏本錄於吳門泖生記



此江山劉彥清大令履芬手寫本泖生其別字也无緒丁未夏五海寧王國維記

